

第一章

不列颠人——罗马人——撒克逊人——七国时代——肯特王国——诺森伯兰王国——东盎格利亚王国——墨西亚王国——埃塞克斯王国——苏塞克斯王国——威塞克斯王国

第一节 不列颠人

一切文明国家无不有好奇心，渴望了解自己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险历程。远古时代遗留的史乘总是充满了模糊、矛盾、无法确证，令人掩卷长叹、不胜遗憾。有闲暇的才智之士自然应该越过文字的丰碑已经得以树立和保存的时代，深入简策微茫、史料残缺的远古。野蛮民族的功业一向依赖记忆和口传的历史，即使有文字纪录残存，也不足以引起比较文明的各民族的兴趣。文明国家遭受的冲击往往构成国史最有启发性、也最有趣的部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突如其来的暴力、意料之外的革命、事出偶然的蛮族入侵大体都以血腥和残暴为结局。这样千篇一律的故事不免让读者感到厌恶。就文论文，野蛮民族的史乘埋葬在沉默和遗忘中，毋宁视为幸事。这些蛮邦之所以能引起研究者的兴味，原因不外乎考察其邃古微茫的起源，辨识其先民的语言、典章、习俗，与其邻邦对照。流俗的寓

言说部一般用于顶替信史的地位，理应彻底摒弃。这是治史的通则。如果必须允许例外，也只能对希腊神话网开一面——这些神话如此闻名、如此可人，吸引人类任何一部分的关注，都不足为怪。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忽略不列颠古老的传统或传说，只考察罗马入侵时，此邦居民的状况。至于帝国征服史主要事件，与其说属于英国史，不如说属于罗马史，我们只给予粗略的回顾。我们将会匆匆掠过模糊、乏味的撒克逊纪年，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以后的时代。这些时代已经产生完整、清晰的信史，足以为读者提供乐趣和借鉴。

所有古代作家都同意：不列颠早期居民是高卢人和凯尔特人，从邻近的大陆迁居不列颠岛。他们的语言、风俗、政府和迷信都大致相同，细节上的差异仅限于他们与邻邦交流的时间早晚、联系多少，这是必然会产生。高卢的居民——特别是那些邻近意大利的种落——与南方的邻居发展贸易关系，濡染了若干高雅艺术。这些艺术顺势向北渗透，将一线微光投向不列颠岛国。希腊和罗马的水手与商人——当时很少有别的来客——将这些悍勇部落难以置信的报告带回家园。他们夸大其词的目的，一如既往，是为了激发本国人民的羡慕之情。不过，早在凯撒登陆以前，不列颠东南部就已经迈出通向文明社会的最初和最重要步骤。布立吞人雅善耕耨，已经跃入复杂文明之列。^① 这时，不列颠岛其余居民仍然保守游牧古风，以兽皮为衣，以岩穴为居，藏身于林莽之中。他们或者希冀掳掠，或者逃避强敌，或者不断为他

① Caesar, lib. 4.

们的牛群、牲畜寻找水草，因此居无定所、轻去其乡。他们不知有精致的生活，因而他们的需求和财富都简陋不足道。

布立吞人分为众多小邦和部族，民风尚武。他们仅有的财产就是他们的武器和牛群。布立吞人既然已经品尝了自由的美味，就再也不会容忍专横武断的王子或酋长。他们的政体和凯尔特各邦一样，虽然有君主，却是自由的。^① 普通人享有的自由似乎还多于他们的祖先高卢人。^② 每个小邦都派系林立，再受到对邻居的仇恨和嫉妒的刺激，因而永远处于战争状态。^③ 在这里，和平的各种技艺不为人知，战争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主业，有雄心的人无不以此为目的。

宗教是布立吞各邦的要务。他们的神职人员——德鲁伊僧侣——一直掌握极大的权力。他们不仅主持祭祀典礼、指导宗教事务，而且掌握青少年的教育权。德鲁伊僧侣不服兵役、不纳赋税，有权判决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仲裁一切公私争议。违背德鲁伊教的金科玉律势必遭受严厉的惩罚。破戒者一旦被逐出教门，也就被摒弃在公共祭祀和公共宴享之外，受到举族同辈公民的排斥。与他接触的同伴也会蒙受渎神、不洁的污名，为众人共弃。他不再受法律保护，生活在悲惨和耻辱中。^④ 只有死亡才能给他带来解脱。在这种粗暴而乖戾的人民中，政府的纽带素来松弛，自然需要以迷信的恐怖代劳。

德鲁伊教迷信的恐怖远甚于同类宗教。德鲁伊僧侣不仅

① Diod. Sic. lib. 4. Mela, lib. 3. cap. 6. Strabo, lib. 4.

② Dion Cassius, lib. 75. Caesar, lib. 6.

③ Tacit. Agr.

④ Caesar, lib. 6. Strabo, lib. 4.

借助教权，用严厉的惩罚把世界束缚在恐怖之中，还守护着灵魂永恒转世的锁钥。他们的威权随着信徒的怯懦而自然增长。他们作法的地点在密林深处或其他秘密的休憩处。^① 为了增加教门的神秘性，所有教义仅仅通过口传，严禁任何书面纪录，以免密仪惨遭俗人亵渎神圣的检验。他们实行人牲，经常把战利品奉献给神明。私自藏匿祭神的供品是罪大恶极的行径。献祭的财宝藏于林莽，无人守卫，仅仅依靠宗教的恐怖保护。^② 他们（德鲁伊教僧侣）能够以神圣的精神力量征服人性的贪婪，比起唆使人们做任何最反常、最狂暴的举动，大概更加耐人寻味。除了高卢人和布立吞人以外，人类从来没有将偶像崇拜提升到如许高度。罗马征服者发现，只要被征服的布立吞各邦原有的威权尚在，就不可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新主人及其法律，终于不得不运用刑事法规废止德鲁伊教。这些一向实行宗教宽容的征服者从来没有在其他场合采取过这样的暴力手段。^③

第二节 罗马人

凯撒以其常胜军征服高卢全境时，第一次将他的目光投向不列颠。布立吞人在这个岛上始终保持他们简陋野蛮的独立。驱使凯撒前进的力量并不是财富或名望，而是将罗马军人带进一个当时仍然未知的新世界的雄心。他抓住高卢战争

① Plin. lib. 12. cap. 1.

② Caesar, lib. 6.

③ Sueton. in Vita Claudii.

短暂的间歇期，入侵不列颠。布立吞土著一旦意识到凯撒的用意，明白双方实力悬殊，就想以表面上的归顺取悦他，暗地里却拖延、破坏他的方略。凯撒击溃了几处抵抗后，在迪厄滩头有惊无险地登陆。他连战皆捷，勒令败北的布立吞人交出人质、宣誓效忠。不久，凯撒鉴于国事缠身、严冬将临，班师高卢。布立吞人刚从他的铁腕下松了口气，就把城下之盟置诸脑后。高傲的征服者决心来年夏天卷土重来，惩治他们的背约。这一次凯撒带来了更多的军队。尽管布立吞人在他们最杰出的王子卡斯维拉努斯统率下联手抗敌，仍然屡战屡败。凯撒长驱直入，渡过泰晤士河，击破卡斯维拉努斯，将他的王国付之一炬，封罗马人的盟友曼都布雷提乌斯为特瑞诺班特斯国王，镇抚当地。然后他命令土著重新宣誓效忠，再度旋师高卢，留置罗马官守，外示归治、内实羁縻。

罗马内战接踵而来，为共和国的没落、君主制的兴起作了准备，而布立吞人却因此避免了已经为他们准备就绪的奴役。凯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满足于剥夺祖国的自由，对于扬威绝域、绥靖荒服没有多少兴趣。他明白，永无止境的军事扩张毁了罗马共和国，也会让继起的罗马帝国不胜重负。因此，他留给继承人的忠告是谨守旧疆、不务远略。他的继承人提比略猜忌诸将，为了预防他们可能以开边黩武博取功名，就用奥古斯都“不以四夷害罗马”的祖训为挡箭牌，给自己的无所作为提供理由。疯狂的暴君卡里古拉威胁入侵不列颠，只是暴露了皇帝本人和帝国的悖乱。^①

^① Tacit. Agr.

于是，布立吞人得以保守其沿袭百年的自由，没有再受到骚扰。直到克劳迪亚斯皇帝登基，罗马才认真将不列颠归治纳入议程。罗马兴师不列颠的理由一点也不比近代欧洲人奴役非洲和美洲更为正当。罗马统帅普劳迪乌斯素有能名，受命出师，连战皆捷，绥靖土人颇有进展。克劳迪亚斯皇帝随即御驾亲临，接受不列颠东南部若干蛮族小邦的投降，为不列颠归治做了相当扎实的准备工作。这些易于臣服的小邦是坎蒂、阿特雷巴蒂斯、雷格尼、特瑞诺班特斯，因为开化程度较高，更乐于以自由为代价购买和平。其余各邦仍然以卡斯维拉努斯领袖，坚持抵抗，不肯臣服。罗马军团师老无功，一直到奥斯特雷乌斯·斯卡普拉接任统帅，征服者的势力才得以遍及全岛。奥斯特雷乌斯·斯卡普拉直取塞文河畔的好战蛮邦斯卢尔斯，大破卡斯维拉努斯，将他俘虏后解送罗马城。在罗马城，卡斯维拉努斯以其气宇恢宏，竟邀优遇，远远超乎罗马征服者对待降虏首领的惯例之上。^①

布立吞人虽然屡遭厄运，仍然没有屈膝。心高气傲的罗马把这个岛屿视为博取军事荣誉的练兵场。在尼禄皇帝一朝，苏厄托尼乌斯·鲍利卢斯受命节制军务，希望以绥服蛮夷的功绩名垂竹帛。他发现德鲁伊教宗座位于莫纳岛，就是现在的盎格里西岛，决定攻击此地。因为这里既然是土著的祭祀中心，布立吞人势必动员其全部兵力赴援。为了阻止罗马军团在圣地登陆，土著把军事骚扰和宗教恐怖都用上了。妇孺、僧侣与武士倾巢出动，集结在岸边，手持火把狂奔，披头散

① Tacit. Ann. lib. 12.

发、号叫谩骂，给罗马士兵带来的恐怖超过了真实的危险。鲍利卢斯勉励将士鄙夷迷信及其恐怖，一鼓作气，将布立吞人逐出战场。罗马人用德鲁伊僧侣献祭战俘的火堆将德鲁伊僧侣烧死，将德鲁伊教的圣林和祭坛夷为平地。鲍利卢斯觉得布立吞人的宗教已经覆灭，彻底归顺指日可待，但他料错了。在他临时离开不列颠的间歇，布立吞人抓住机会，推举曾经受到罗马军团将领侮辱的埃塞尼女王波阿迪西亚为领袖，一起拿起武器，成功地拔除了几个罗马定居点。苏厄托尼乌斯·鲍利卢斯急忙赶赴伦敦——这时已经是一个繁荣的罗马殖民地，加强城防。但他一到伦敦，就发现从战略全局考虑，不得不将该城抛弃给敌人毫无怜悯的狂怒。伦敦化为灰烬，没有逃走的居民全部遭到残酷的屠戮。各地总计，血染锋镝的罗马人和异邦人，达七万之众。布立吞人发动大屠杀，看来是已经下定决心，断绝与敌人议和或合作的一切希望。但是，这次暴行很快就在决定性的大会战中遭到苏厄托尼乌斯·鲍利卢斯的回敬。据说，八万布立吞人在战役中阵亡。波阿迪西亚女王不愿落入狂怒的征服者之手，仰药自尽。^①不久，尼禄皇帝召苏厄托尼乌斯·鲍利卢斯回朝。在罗马，由于被抛弃的殖民者愤怒地指控他，他没有受到公正的判断。不列颠总督几易其人，最后塞雷利斯受韦斯巴芗皇命制军，给自己赢得了勇武的名誉，给罗马军团赢得了恐怖的名誉。尤利乌斯·弗伦蒂乌斯继承了塞雷利斯的位置，在权威与声望上都不亚于前任。不过从总体上看，是蝉联韦斯巴芗、蒂

^① Tacit. Ann. lib. 14.

图斯、图密善三朝的阿格里可拉最终巩固了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并以此名垂青史。

这位伟大的统帅制定了绥服不列颠的方略。他首先充实军资，然后挥戈北指，每战必胜，一直深入到不毛之地喀里多尼亚的林莽穷山。不列颠南部各邦不得不臣服。在他的大军面前，那些桀骜不驯、将称臣纳贡看得比战死沙场更难以忍受的武士纷纷作鸟兽散。甚至当土著在盖尔加库斯统率下联合起来反击时，阿格里可拉仍然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沿着福斯湾到克莱德河，部署了一条要塞链，将比较贫瘠和野蛮的不列颠北部隔离在防线外，使罗马不列颠行省免受蛮族的侵扰。

阿格里可拉虽然战功炳勋，并没有忽略文治。他把法律和文明引入不列颠，引导土著羡慕文明人居息便利、习惯罗马的语言和风俗，给他们传授文艺和学术，无微不至，务必让他一手打造的锁链显得舒适便利、可人心意。^① 土著曾经不顾众寡悬殊，抗击罗马，如今却渐渐习惯了自己的主人，越来越心甘情愿地为帝国效命，分享皇帝的雄风。

征服不列颠是罗马最后一次持久的扩张。不列颠一旦归治，就不再是帝国的边患。只有喀里多尼亚穷山恶水，被帝国军团视为不毛之地，得以保持独立。这里的蛮夷仍然时时寇略文明的行省顺民。哈德良皇帝巡视边塞，修筑了西起索尔维湾、东临泰恩河的长城。安敦尼·庇护一朝，卢利乌斯·乌尔比库斯在阿格里可拉防线上重筑新要塞。塞维鲁斯

① Tacit. Agr.

皇帝亲征喀里多尼亚，兵锋至于极北，用新的堡垒加强哈德良长城。终罗马之世，不列颠太平无事，很少出现在历史纪录中。仅有的例外无非是若干地方性骚乱或叛变，几个罗马总督起兵篡位夺权。不列颠土著既没有武装，又没有斗志，已经成为帝国的顺民，甚至不再有想往古代的自由和独立的念头。

罗马帝国的庞大结构统治着地球的极大部分，既散播和平与文明，又散播奴役与压迫，终于免不了面对最终解体的时刻。帝国的中心意大利几百年来不闻兵戈之声，尚武精神早已丧失殆尽。对这些柔弱的没落民族而言，屈身于外来蛮夷还是本土的暴君，实在没有多少区别。皇帝不得不从边境各省招募军团。这些省份的武风武德虽然也已经衰落，但还没有完全消灭。雇佣兵组成的军团习惯于轻侮国法和文官政府，自行组织军政府，祸国不在殃民之下。流风所及，每况愈下，临边蛮族渐渐渗入帝国军团，最后成为主要的招募对象。蛮族军人已经具备天生的勇武，掌握了军事纪律和技艺以后，如虎添翼，实在不是懦主孱王所能控制。他们把弑君易君视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北方蛮族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垂涎于南国的富实，终于在阿尔卡狄乌斯、霍诺留两朝尽破藩篱，饱掠而去。随后，蛮族将帝国西部边省据为己有。在入侵蛮族的背后，更多的蛮族接踵而来，占据了入侵蛮族的旧地。蛮族前后相继，帝国早已不堪负荷。罗马诸帝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召回戍卫边塞的军团，回保京师根本重地。时移世易、孤注求存，亘古雄图霸业的分量还抵不上自我保护的现实需要。罗马先祖炎炎烈烈的功德、天下一帝无远弗

届的威灵，已经轻若鸿毛。

不列颠地处极边，远离五胡云扰的混乱中心。帝国也视为瓯脱之地，不必重视，撤退了岛上的全部罗马军团，以便充实高卢和意大利的防务。不列颠行省凭籍沧海之险，不必担心大陆上更为强悍的蛮族。然而藩篱荡然的安敦尼长城却无力抵御匹克特、苏格兰蛮夷的锋镝。他们破关阑入，凌略文弱的邻人。他们的贪欲不能满足于虏掠的收获，进而威胁吞并全省，或是继之以更可怕的掠夺和破坏。匹克特人原先可能是布立吞土著的同宗，被阿格里可拉驱逐到北境，与夷狄杂居。苏格兰同样起源于凯尔特部落，原先占据爱尔兰，后来迁往不列颠西北海岸。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不断寇略罗马行省，抢劫比自己富裕的邻居。罗马军团的撤退给他们提供了长驱直入的机会，素无武备的行省顺民早已习惯于向朝廷称臣纳贡，换取罗马官吏的治理和军团的保护，现在只知道再度向罗马请愿。帝国派来一个军团，大破蛮夷，一直把他们逐出旧日的边墙，然后凯旋渡海，回师南国。^① 军团的再次撤退立刻引起蛮族的再次入侵，不列颠人又一次向罗马请愿。罗马军团第二次跨海赴援，再战克捷，行省顺民得以苏息。然而京师已经一夕数惊，不能容许罗马军团劳师于外，只得告诫不列颠人不必指望王师屡出，一定要步武先人，自己披坚持锐、保卫桑梓。^② 罗马军团最后的告别礼物就是协助不列颠人修葺塞维鲁斯边墙，填以石城，因为当时

① Gildas, Bede, lib. 1. cap. 12. Paull. Diacon.

苏格兰、匹克特人种族问题，众说纷纭，休谟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

② Bede, lib. 1. cap. 12.

行省的工艺水准未足言此。^① 公元四四八年，罗马军团永远辞别了不列颠岛。帝国君临西鄙凡四百年，天命尽于是。

第三节 不列颠人

可怜的不列颠人考虑到目前的自由对他们是致命的，根本无从实施罗马人推荐的谨慎建议。他们早已既不知道怎样应付战争的危险，也不知道如何组织自治政府，不可能拟定或执行任何抵御蛮族的措施。两位过去从未渴望紫袍加身的罗马不列颠人格雷西安和康斯坦丁率领不列颠行省丁壮的精华，浮海南奔，自立为帝，无奈全师尽墨。不列颠一切武备随之扫地以尽。匹克特、苏格兰蛮夷发现不列颠终不免见弃于罗马，以为天实德予，合力叩关。不列颠人意志消沉，以为边墙难恃，抛弃要塞逃走。于是行省屏藩尽撤，门户洞开，沃野和道路完全落入蛮族手中。蛮族沿途杀掠，对乞为臣妾的顺民没有丝毫怜悯。^② 不列颠人走投无路，只有第三次向罗马乞援。可惜罗马早已作出决定，永远抛弃这个行省。这时，贵人埃提乌斯勇武恢弘，独支危局，仿佛让叔季之世堕落的罗马人看到了先祖的遗德和纪纲回光返照。不列颠人的使节向埃提乌斯陈情。他们的请愿书《不列颠人的哀鸣》可谓名副其实：“蛮夷逐我兮沧海涛，波臣逐我兮夷狄饕，饮血锋刃兮眠鱼腹，何以异兮，哀遗黎！”^③ 然而，阿提拉的匈奴

① Bede, lib. 1. cap. 12.

② Gildas, Bede, lib. 1. Ann. Beverl. p. 45.

③ Gildas, Bede, lib. 1. cap. 13. Malmesbury, lib. 1. cap. 1. Ann. Beverl. p. 45.

人大军压境。埃提乌斯无暇二顾，把请愿者无尽的哀恳置之度外。^①至此，不列颠人彻底绝望，相率抛弃他们的市镇和村落，逃入穷山密林，免膏虎口。蛮族野无所略，面临可怕的饥荒。不列颠人虽然毫无战斗力，但逃跑的本领颇为可观，也让他们穷于应付。因此，蛮族满载子女玉帛，暂时撤离不列颠。^②

不列颠人刚刚得到喘息的机会，就恢复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第二年的大丰收足以让行省居民忘记近在咫尺的灾祸，一心一意只顾蓄积。这些人没有罗马的帮助，连修筑石城的技术也没有。要说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未免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当时的僧侣史家言之凿凿，^③称不列颠人此时的奢靡是日后灾难的原因，完全不提其民德怯懦、肉食者目光短浅。

不列颠人享受片刻的太平，完全没有应付侵略的深谋远虑。蛮族已经明了他们的软弱，很快卷土重来。我们不知道罗马撤离后不列颠的政府形态，似乎各地强人互不相下，都在做昙花一现的皇帝梦。割据群雄本来就互不团结，再加上神学纠葛，更加四分五裂。^④不列颠僧侣佩拉吉乌斯的门派之争使情况更为混乱。僧侣有压迫异己的力量，却没有共御外敌的公心。^⑤内治不修、强寇在望。不列颠人只有信从杜姆诺尼乌姆王子——此君虽然劣迹斑斑，仍然是本岛势力最

① Chron. Sax. p. 11. Edit. 1692.

② Ann. Beverl. p. 45.

③ Gildas, Bede, lib. 1. cap. 14.

④ Gildas, Usher Ant. Brit. p. 248, 347.

⑤ Gildas, Bede, lib. 1. cap. 17. Constant. in vita Germ.

大的强人^①——的意见，遣使前往日耳曼，向撒克逊人求援。

第四节 撒克逊人

在古今所有野蛮人的邦国中，日耳曼人以其习俗和政治制度，堪称翘楚。野蛮人除了勇敢以外，大多不知公义和人道为何物，而日耳曼人崇尚武德、热爱自由，配得上较好的评价。他们并非全部实行君主制，即使在实行君主制的部落，君主的权威也极为有限。一般来说，君主从王室成员中选出，一举一动都必须考虑邦国的公论。国有大事，全体持戈男子集会共议。当权者的威力仅仅局限于勉力游说公众而已。群众用戈矛撞击的声音表示赞同，用鼓噪的声音表示反对。没有必要在群众中仔细区分选票——那是很容易被一方或另一方的潮流裹挟而去的——而是直接付诸公意，简单而易于操作。即使在战争时期，君主也必须根据习惯法指挥军队，不能依靠个人的权威。和平时期，政府机构几乎等于不存在。次要的部落长老依据旧有的风俗和惯例处置各地的诉讼。君主和长老都在人民会议上选出，高贵的出身不无小补，但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凭籍个人的德操和勇武，赢得平辈公民的支持，才能取得这些荣耀而危险的位置。部落武士是酋长的附庸，对其主君忠贞无匹、矢志不二，平日辅其威仪、战时卫其左右、讼事备其顾问。武士对军事荣誉的追求并没有损害他们对其主君和同伴的神圣友谊。武士最大的雄心莫过于

^① Gildas, Gul. Malm. p. 8.

为团体荣誉战死沙场，陷主君于死地而自己偷生是莫大的耻辱。日耳曼部落即使妇孺也具备武德雄风，临戎必预、精诚贯注，可以无敌于天下。在他们面前，无论习俗、政制相似的蛮族部落，还是享有组织、器械、兵员优势的罗马军团，无不望风披靡。^①

奴婢以及族中老弱从事劳作，供养酋长和武士，同时受他们保护。贵族所征贡赋，不外乎养身之物；所取荣誉，也无非临危蹈险。日耳曼人不解风雅，不务耕耜，好像存心铲除一切进步的胚芽。各老年年给民众重分土地，务必让人民不得积蓄、毋精农艺，以免妨害武事正业。^②

在日耳曼各部落中，撒克逊人最以尚武著称，素为邻邦畏忌。^③撒克逊部落散居北国，自德意志北部、辛布里安半岛，至莱茵、日德兰海岸。不列颠东南部、高卢北部常年受他们的侵扰，罗马专门设立“撒克逊海岸伯爵”一职来镇压他们。^④与海军有关的各种艺术只有在文明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因此罗马人巡海的战绩比征夷略胜一筹。一旦帝国王纲解纽，撒克逊海贼就卷土重来。不列颠人乞师的使节适逢其会，撒克逊人从此独自担任了压断不列颠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⑤

在撒克逊各部落中，亨吉斯特、霍萨兄弟以其勇武高贵，最得人心。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大多数撒克逊王子

① Caesar, lib. 6. Tacit. Germ.

② Caesar, lib. 6. Tacit. Germ.

③ Amm. Marcell. lib. 28. Orosius.

④ Amm. Marcell. lib. 27. cap. 7. lib. 28. cap. 7.

⑤ Will. Malm. p. 8.

一样，宣称自己的世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大神沃顿。^① 在这样蛮荒无文的时代，考证诸邦列王的宗谱显然不过是妄抛心力，我们大可以省去这种无用功。在撒克逊人的编年史中，他们的第一代酋长源于大神——可能是被愚昧无知所夸大的要人——的第四代子孙。黑暗时代的博古家以臆想的姓名雷同和缺乏实证的部落传统为依据，在笼罩各邦先史时代的迷雾中跌跌撞撞、劳而无功。亨吉斯特、霍萨两兄弟注意到，日耳曼各省早已落入贫穷而好战的民族之手，富饶的高卢诸省已经被其他的日耳曼部落征服或蹂躏。他们用不着费多少力气，就能说服其国人戮力于出师不列颠的鸿业，既能展示他们的勇武，又能满足他们的贪婪。^② 公元四四九或四五〇年，撒克逊一千六百余人以三路舟师抵达萨尼特岛，而后迅速北上，前往边墙迎击北狄。苏格兰人、匹克特人不敌撒克逊盟军的勇武，铩羽而去。不列颠人暗自庆幸自己的妙计成功，以为依赖善战的盟邦保护，可以长享太平太平之福。

然而亨吉斯特、霍萨两兄弟另有高见。撒克逊人业已经取善战的苏格兰、匹克特蛮夷，对付懦弱的不列颠顺民，为什么不直接占据他们的土地呢？这些软弱无能盟邦，连北方的小小边患也无法抵御。与其保护他们，不如征服他们，光大己族。他们向族人大肆鼓吹：不列颠土地肥沃、物力殷盛。不列颠顺民久疏武事，软弱无能，易于征服。不列颠人历代臣服罗马帝国，现在已经被抛弃，内部一盘散沙，无力

① Bede, lib. 1. cap. 15. Saxon Chron. p. 13. Nennius, cap. 28.

② Sax Chon Chronicle, p. 12. Gul. Malm. p. 11. Huntington, lib. 2. p. 309. Ethelwerd. Brompton, p. 728.

承受她的自由，无法实现有效治理。^① 不列颠人的统治者沃蒂根恶迹昭著、怯懦寡断，更鼓励了撒克逊人问鼎之心。于是，留在日耳曼老家的撒克逊人追随先驱者的脚步，逐利而来，以舟师十七、甲士五千浮海西渡，为亨吉斯特、霍萨兄弟后劲。不列颠人发现撒克逊盟军日夜云集，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的意图，除了默从认命以外，无计可施。撒克逊人以功高赏薄、给养不继为词，向东道主开衅。^② 亨吉斯特、霍萨兄弟撕下假面具，转而与苏格兰人、匹克特人结盟，反噬不列颠人。

不列颠人面对反复无常的盟军，不得不兴师自卫。国主沃蒂根早已声名狼藉，现在又有引狼入室的新罪不可饶恕，被国人罢黜。沃蒂根之子沃蒂默继位。两军几度交手，双方历史纪录各执一词。但从战况进展推断，胜利大多在撒克逊人一边。不过，昂格斯福德（阿里斯福德）一役，撒克逊统帅霍萨阵亡，从此亨吉斯特只能孤军奋战。这位统帅积极有为，生力军从日耳曼源源不绝地开到，将毁灭播撒到不列颠哪怕是最偏远的角落。亨吉斯特急于耀武扬威，常胜之师所过，老弱妇孺不赦，公私宅邸尽付劫灰。蛮族崇拜偶像，把基督教牧师杀害在神坛上。主教、贵人、庶民同归于尽。残民逃入穷山密林，成群结队惨遭截杀。有些不列颠人侍奉新主，借以偷生。有些人却宁愿抛弃家园，到阿尔摩里克寻找避难所。阿尔摩里克慷慨地接纳了同文同俗的难民。由于不列颠移民众多，他们的族名就变成了地名，阿尔摩里克就是

① Chron. Sax. p. 12. Ann. Beverl. p. 49.

② Bede, lib. 1. cap. 15. Nennius, cap. 35. Gildas, § 23.

后来的布列塔尼。^①

不列颠文人为撒克逊人的闯入寻找托辞，称沃蒂根王子贪恋亨吉斯特女儿罗维娜的美貌。狡诈的亨吉斯特利用国主的昏聩，用美人计实现了他的奸谋。^② 这位作家还说：沃蒂根去世后，沃蒂默继位。亨吉斯特在斯通赫基设宴，邀请沃蒂默赴宴。沃蒂默随行的三百名贵族一到斯通赫基，亨吉斯特就把他们全部屠杀。沃蒂默也被囚禁。^③ 然而，这种说法出自威尔士，本来就是为了给自己一触即溃的不光彩战绩寻找借口，解释撒克逊人神速的深入和放肆的残破。^④

沃蒂默死后，罗马人的遗民安布罗修斯继承了他的事业，力图把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拒撒克逊人，但是成效微不足道。随着战争的深入，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敌意日益增长。不列颠人的尚武精神本来已经在长期的和平中消沉，现在又开始死灰复燃。尽管这样，亨吉斯特仍然得以裂地自王，同时邀请其他撒克逊部落入岛，给不列颠人增加新的压力。后来的撒克逊部落奉亨吉斯特的弟弟奥克塔和侄子埃比萨为首，亨吉斯特把诺森伯兰的土地分给他们，自己统治南方，奠定了肯特王国的基业。肯特王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二郡以及萨里郡的一部分。亨吉斯特定都坎特伯雷，享国四十年，卒于大约公元四八八年，把他一手缔造的新邦传给继承人。

亨吉斯特创业垂统，不啻为日耳曼北部其他部落的野心

① Bede, lib. 1. cap. 15. Usher, p. 226. Gildas, § 24.

② Nennius. Galfr. lib. 6. cap. 12.

③ Nennius, cap. 47. Galfr.

④ Stillingfleet's Orig. Britt. p. 324, 325.